广东省作家协会

五十年文选

50年
（1953－2003）

DUAN PIAN XIAO SHUO JUAN

短篇小说卷（下）

花城出版社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《广东省作家协会五十年(1953 — 2003)文选》

编委会

主　任：陈国凯　廖红球

副主任：谢望新　吴赤锋

编　委：（按姓氏笔划为序）

王俊康　伊　始　李钟声　吕　雷　陈国凯
杨羽仪　吴赤锋　何　锹　欧阳翎　金　岱
金敬迈　郭小东　饶芃子　黄树森　黄培亮
程文超　蒋述卓　谢望新　蔡玉明　蔡运桂
廖红球　廖　琪

短篇小说卷

主　编：廖红球

副主编：谢望新　吴赤锋　伊　始

编　辑：沈仁康　陈　实　丘超祥　朱春花　刘曦光

责任编辑：方　亮

美术编辑：叶海燕　张林婴　陈忠毅

广东省作家协会

五十年文选

短篇小说 下卷

（1953—2003）

花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广东省作家协会五十年（1953～2003）文选
广东省作家协会主编．
－广州：花城出版社，2004.10
ISBN 7－5360－4446－1

Ⅰ.广 ...
Ⅱ.广 ...
Ⅲ.文学－作品综合集－广东省－当代
Ⅳ.I218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04）第 104719 号

责任编辑：詹秀敏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（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）
经　　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　　刷 广东省花城印刷厂
开　　本 850×1168 毫米　32 开
印　　张 134.25　　11 插页
字　　数 3450,000 字
版　　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　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印　　数 500 套
书　　号 ISBN 7－5360－4446－1/I·3545
定　　价 （精装全套）385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目录

吕　雷：火红的云霞 …… (1)

杨干华：惊蛰雷 …… (24)

丘超祥：故乡水碓间 …… (41)

伊　始：大潮 …… (51)

高小莉：生死惑 …… (69)

何卓琼：意境 …… (83)

郭小东：祭孤 …… (105)

何　锹：力与美的变奏 …… (125)

陆　笙：生死魂 …… (135)

廖红球：台阶 …… (146)

肖建国：天伦 …… (148)

沈仁康：忧患的碉楼 …… (158)

叶敏虎：养路工咏叹调 …… (171)

熊　诚：黑吊钟 …… (183)

筱　敏：空谷 …… (202)

曾维浩：凉快 …… (207)

张伟明：下一站 …… (216)

侯　晗：拒绝语言 …… (231)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目录

邹月照：捉奸 …… (236)
商　河：夜百合　河流德生 …… (260)
陈国凯：当官 …… (278)
沈仁康：古玉 …… (295)
巫国明：神经质时代的生活 …… (301)
张黎明：猫低 …… (326)
张　梅：成珠楼记忆 …… (350)
央歌儿：文身 …… (362)
盛　琼：五个字，一件事 …… (374)
盛可以：手术 …… (386)

火红的云霞

吕　雷

他望着天边，久久地伫立着。

那里，有一片云霞庄严而缓慢地飘移，像一条巨大的游龙，傲然地在地平线的上方伸展、沉浮、翻卷。色彩是那样绚丽夺目，变幻是那样神奇莫测，准备踏车上路的梁霄，忽然像个孩子似的对它眷恋起来。

一辆开往郊区的班车在公路上驰过，辗碎了梁霄的遐思。他抬腕看看表，便向停放在路边的自行车走去。不早了，地委副书记丁一林正等着他呢！老丁要派车接他，他谢绝了。何必呢，自己骑车不更自在吗？

他一骑上车，心里又嘀咕开了：尽管老上司丁一林在电话里闪烁其词、藏头露尾，但是，一个管工业的地委副书记，星期天一大早召他去“聊聊天”，总有缘由吧！他想谈些什么呢？天晓得！

一

梁霄悠然自得地骑着自行车，目光仍在深情地追逐着那一片使人赏心悦目的云霞。哦，那是什么？一抹薄薄的流云。它在那厚重的云锦上轻轻飘动，就像正在翩翩起舞的仙女们挥动着的纱巾。几束阳光顽强地钻出云层，给它染上柔和的金黄色，真美！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祥云瑞气吗？这样的景色在哪儿见过？梁霄低头思忖着，车子越蹬越慢，往事，像瀑布一样在眼前倾泻出来……三十多年前，在鸡笼山，在那荒草萋萋的山野，他——一个从城市进入游击区不到两年的中学生，刚当上班长的十八岁的青年，也曾这样向天际凝望。那时，远没

有现在这样舒适安逸，他正忍受着伤痛和饥渴的折磨，注视着天边那片像鲜血染红的晚霞。而她，一个十一二岁的山村小姑娘，正在他身边用一个破瓦盆煮着马齿苋……

她是梁霄在只身突围的路上遇到的。鸡笼山上一场恶战，他那个班为掩护支队转移，拼光了。他带着伤从山顶滚到山脚，在一个山洞里隐蔽了两天后，冒险向附近的一个小山村爬去，可是，那里已变成一片废墟，村民都被敌人杀害了。在村后的树林里，他遇到一个幸免于难的女孩子，他们两个都活了下来……当时怎会想到呢？这个山村小姑娘——文水娣，竟会在他春风得意的年华里，成了他的妻子。

他成为鳏夫已有二十多年了，可是关于妻子的一切都是难忘的……他们找到队伍后，文水娣就被留在支队的文工队里——她会唱很多动听的山歌。解放后，梁霄送她上了工农速成中学。后来，又通过老上级丁一林的关系，把她送进大学速成班。1958 年她提前毕业，改名为文洁淼，变成了一个身材苗条、相貌端庄的大姑娘。她被分配到地委秘书科，很快就和梁霄结婚了。

在这新婚燕尔的时候，梁霄人生道路上漫长的严冬袭来了。因为“反对钢铁元帅升帐”，他一夜之间被撤掉地委工业部副部长的职务，几天后，他又“升格”为一个大案的“主犯”，他们离了婚。以后，梁霄再也没见过她——她现在在什么地方呢？

一辆乳白色的上海轿车迎面开来，戛然刹住，把心不在焉的梁霄吓了一跳，几乎摔下车来。司机探出头问：

“您是梁厂长吗？”梁霄认出来了，他是丁一林的司机。他很客气地说：“省里来了工作组，我刚送丁书记去温泉招待所。他要我告诉您，请您一定要到他家等他，替他应酬应酬家中的客人，等他回来一起吃饭……”

小轿车掉头开走了，梁霄却愣愣地站在那里沉吟：搞什么名堂？刚刚还急如星火地打电话催我，怎么忽然又撇下我走了。这老头，真是越老越古怪！省里来了工作组？莫非是……梁霄像抓住了点头绪，他知道这位老上级在操什么心，这次梁霄的平反、复职，被安排到本地区最大的南江化工厂当第一把手，丁一林出了很大力气。老头子指

望他能扭转乾坤，把这个岌岌可危的厂子搞上去，可是事情并不那么顺心。梁霄长吁了一口气，骑上自行车，脑子里又浮现出几天前在地委开会时见到老丁的情景：

“哈，好个梁霄呀！你真要当乔厂长啊？一上任就把厂里的小车都卖喽，可别把我辛苦五年弄起来的大家当败光啊！嗯，你住的厂长楼离厂区四公里，卖了车你怎么上班？”老头子气大声粗，拍着梁霄的肩膀直嚷。

“我搬到厂里住了。”梁霄回答。

“好！乔厂长风格！这下子‘南化’有希望喽！”丁一林大声赞许着。忽然又皱起了眉头：“不行！光靠贷款、卖东西怎能过日子？今年无论如何也要把两万吨合成氨搞出来，省里要来工作组，听说快开会了，我得再去叫喊叫喊。天塌下来也要想办法上！”

上？谈何容易！主要设备七零八落，投资花完了，离投产还差一大截呢！即使自己搞到资金，投产所需的电呢？煤呢？水呢？原料呢？“南化”是五年前由丁一林亲任会战总指挥开办的摊子，1977 年又把原计划扩大了一倍，变成综合性的化工厂，结果建厂五年，成了个胡子工程。现在，原设计的工艺已经落后、过时了，可是庞大的工地仍在施工。工人说这是“拿钞票铺地板”。梁霄面临的局面就像曹操吃鸡肋——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。他想给老头子泼点冷水，这时开会的铃声响了，他怕三言两语说不清，便把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。

“喂，给你一个能干的行政科长，要不要？”丁一林突然转了话题。

梁霄略一迟疑，委婉地说：“‘南化’的干部超编了，再说——”

可是丁一林打断了他：“不，不，我知道，行政科长你没有，一定得要！”

难道现在叫他去是为了这件事？

二

丁一林住在一座有花园的小平房里，院子大门虚掩着，梁霄仗着

和老丁有老交情，推着车子就闯了进去。

“喂，找谁？怎么门铃也不按就进来了？”院子里响起了一个女孩子不友好的声音。

梁霄四下一看，不见人影。

“看什么？在这儿呢！”梁霄顺着声音抬头一看，路边番石榴树的浓荫里，一个穿白色连衣裙的姑娘正神气地看着他，嘴角露出嘲弄的笑意。她坐在横架树杈的一块木板上，一手捧着本书，一手捏着一个啃了一半的胭脂红番石榴。看样子，她是在边看书边摘番石榴吃，风流惬意得很。

“我找老丁，他出去了，叫我在这儿等他。”梁霄不慌不忙在树下架起自行车，叉起腰仰面打量起这个姑娘来。她是谁？丁一林的女儿？他有这么个女儿吗？梁霄记不起来了。这姑娘很漂亮，鹅蛋型的脸上长着一双很秀气的丹凤眼，可惜眼神里流露出一股傲气。

“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个当官的——‘南化’的一把手，对吧？”姑娘笑了笑，又不客气地嚷开了：“喂，当官的，让开点，我要下来了。”话音刚落，她就从树上纵身往下一跳，裙子飞扬起来，她轻盈地蹲落在草地上，院子里响起了一连串清亮的笑声。

梁霄有些吃惊地看着这个大胆的姑娘，故意逗她：“你怎么知道我是‘南化’的？有特异功能？”

“哎——”姑娘拖长声音，骄矜地扬了扬下巴：“不仅知道你是第一把手，还知道你是‘乔厂长’，据说上任后从不走后门。我正想考验考验你，看是真还是假。”

梁霄听出她话里包含着讥讽意味，大度地笑了笑说：“好吧，怎样考验呢？”

“我想调到你们‘南化’，要不要？”姑娘盯着梁霄，直截了当地说。

“你是老丁的女儿？”梁霄故意把话岔开。

“嗬，是书记的女儿就要，不是就不要？‘乔厂长’原来如此！”姑娘大笑起来，调皮地向梁霄缩了缩鼻子：“哼！要我去我还得考虑考虑哩！听说穷得连小轿车都卖了，尽大货车！”

“你是个女司机？不简单嘛！”梁霄忽然对她感兴趣了。

“什么不简单！能把握方向盘，却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，只能到处求爷爷告奶奶！”姑娘嘟起小嘴，抱怨起来。

原来她还嫌不够快乐逍遥呢！梁霄想起了她刚才那副居高临下的神态，不禁失声笑道：“你要怎样把握自己的命运呢？万事不求人？”

姑娘把吃剩的番石榴一扔，冷笑一声：“那只有你们才能办得到——有权嘛！我父亲一伸腿，我们就成了平民百姓，再也没人上门来烧香了，眼下能有个安身之地就谢天谢地啦！”她向梁霄做了个鬼脸，双手向房门一摆说：“请进！”接着又向着厨房喊道：

“妈！丁伯伯的客人来啦！”说完一扭头咚咚咚地跑到院里去了。

哦，这姑娘不是老丁的女儿。唉，她明亮的眼睛，开朗的笑容，充满青春活力的躯体，和她脑子里的灰暗思想多么不相称啊！年纪轻轻的，心却老了。梁霄的心情变得沉重起来。自己年轻时是个什么样的：不谙世事，胸无城府，办事情只凭血气之勇，常常摔跟斗，还不大会在生活和斗争的激流中沉浮进退，即使没了顶也不在乎。至今，他也没有学会明哲保身，看人下菜碟子那一套，更不会怨天尤人，意冷心灰。哦，回忆的闸门又打开了，梁霄又想起那个暑气逼人的夏天，新婚不久的深夜，他从浓烟滚滚的“小土群”回到家，一挨床就睡死了。文洁淼和往常一样，把水端到床前，给他轻轻地洗，轻轻地刷……第二天，他发现衣兜里一份向领导机关反映“木炭炼钢”的失败和虚报“产量”情况的材料不见了，一问文洁淼，原来是她偷偷地扔到锅灶里烧了。他向新婚的妻子发了脾气，又赶写一份交了上去。结果……

咳，还想它干什么！梁霄挥挥手，像要把这些与现实毫不相干的思绪驱赶开。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已经站在地委副书记精心布置的小客厅当中。女主人上哪儿去了？那姑娘的妈妈怎么不出来呢？他咳嗽一声，坐到沙发上，仍不见动静。他忽然觉得有些异乎寻常。客厅外的过道上，传来厨房里的剁肉声，一下又一下，单调得很。一股炸鱿鱼的香味从那里飘逸出来，直往梁霄的鼻孔里钻。这味菜最对梁霄的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胃口！看来主妇还作了一番调查研究呢！梁霄觉得应该对主妇有所表示，便走出客厅，四下张望起来：

“书记夫人呢？怎么躲起来了？”

他看见厨房里有个女人在切肉，从她烫过的头发挽成的发髻看，可以肯定她不是老丁的爱人。梁霄尴尬地环顾左右，房子里没有其他人，她是谁呢？为什么不回过头来？

忽然，他看见她停下菜刀，肩膀不停地抽动起来。

“你，你是——”

女人突然转过身来，呵！是文洁淼！他看见她苍白的脸上流着泪水。在这短短的一刹那，一切惊异、询问和表白都成了多余的——他面前的女人千真万确是他过去的妻子，虽然他们结婚一个月后就分离了，后来，一个年纪比她大得多的县委书记娶了她。然而，她的音容笑貌、她的温存体贴……和她离别时那一串痛苦的眼泪，都深深藏在梁霄那惨痛的记忆里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她秀丽的容貌竟然没有多大变化，只是眼角和额上添加了些岁月流逝的痕迹。看着她低头咬着嘴唇默默垂泪，梁霄的眼睛不由得也濡湿了。他知道，她到丁家来，不是一般的串门访友，此刻难言的内疚、痛苦的回忆，正在撕啃着她的心，可是，那过去的一切能够完全怪她吗……

沉默。两个人就这样泪眼相对，丁一林夫妇好像是有意安排，都躲开了，屋里只有他们两人。突然，文洁淼像是受不了这种感情上的折磨，双手撩起束腰的白围裙，掩面向外跑去。就在她和梁霄擦肩而过的时候，他轻轻地揽住了她的臂膀：

“洁淼……”

她站住了，慢慢地放下围裙，回过头来看了梁霄一眼，忽然，猛地转过身，扑在梁霄怀里。

三

梁霄在省工作组的住处开了一天会，骑车回到“南化”时，已近

黄昏了。一走进他的“窝”——厂长办公室，不由得惊讶得睁大了眼睛。办公室全变了！其他人的桌椅不翼而飞，只剩下他的桌椅摆在窗前。房中间用绿绸屏风隔开，屏风后，他原来睡的行军床变成了一张中型钢丝床。床上用品全换上了招待所崭新的备品。梁霄笑着皱起了眉头——这是文洁淼干的。新上任的行政科长已经行使她的职权了。

梁霄做梦也没想到，文洁淼会在后夫亡故之后不到一个月，就千里迢迢来找他，更没想到，她带来的那个活跃、高傲的姑娘文晓，竟是他的亲生骨肉！那天晚上，洁淼含着泪悄悄告诉他，文晓是他的女儿。在梁霄被隔离之后，文洁淼就发现自己怀了孕，当她感到不得不离婚时，她痛苦极了，曾写过一封长信给梁霄，但梁霄没有看到，信给扣下了。后来，她迫于无奈跟那个人结婚时，已经怀孕三个多月，她怕打胎，一直瞒住后夫，而那个老新郎不知是糊涂，还是因为无嗣而故意装聋作哑，竟然也不闻不问，所以，文晓一直被人当成是早产儿……

五十一岁的梁霄，竟又谈起“恋爱”来，不过比年轻人的初恋还秘密。在老丁的坚决干预下，文洁淼母女很快调到了“南化”。他要走了梁霄一个得力的科长，指定文洁淼负责行政科，一手促成了这件好事。这一切只有文晓蒙在鼓里，她是个烈性子，他们怕她转不过弯来，想等“条件”成熟了再告诉她。

此刻，梁霄站在这布置一新的“窝”里，隐约闻到新被褥的那股清新、特殊的气息，突然心里一热：他又想起了那些温柔的梦——他睁开疲惫的眼睛，一双柔软的手在他身上轻轻地擦、轻轻地洗……

门外有轻盈的脚步声，梁霄一回头，文洁淼提着一个饭篮进来了。

她含笑地看着他：“一看你的样子就知道你还没吃饭。”说着打开饭篮，摆出两样菜式：香喷喷的酥炸鲅鱼，正好下酒；韭黄炒鸡蛋，这韭黄在本地是稀罕的东西，梁霄已经多年没有见过了。

“吃吧。”文洁淼把热腾腾的饭盛到碗里。“我来。”梁霄兴冲冲地夺过碗勺，盛了一碗就大口大口吃起来。文洁淼接着拿出一瓶样子古怪、装潢精致的酒。梁霄见了，惊奇地问道：

“噢，哪来的？”

“没喝过吧？美国的威士忌。人家送给丁书记，他舍不得喝，昨天他老伴让我拿来了。”

梁霄用筷子点点那碟韭黄：“这也是老丁那里弄来的？”

文洁淼笑而不答，把酒倒满了小杯，放在梁霄面前，轻轻叹了口气坐下说：“真得要好好谢人家，他们操了多少心！你知道吗？丁书记在替你使劲，想让你在工交办里挂个副职。他说，‘南化’这个厂，眼前难搞一些，可在全区都有影响，搞好了，上去就容易了，你年纪还不大……”

梁霄举杯呷了一小口，忽然皱起眉头，看了一眼文洁淼，又一仰面把酒喝光了。

“怎么啦？”文洁淼有点不安地看着他。

“这酒……味道挺怪。”

“喝多了就惯了，也许咱们土，尝不出那洋滋味的好处。”文洁淼笑了，突然，她关切地盯住梁霄惊叫起来：

“哎呀！你的眼睛里怎么这么多血丝？”

“弄一个材料，昨天搞了个通宵。”梁霄低头扒着饭说。

“你呀——几十岁的人了，还不会爱惜身体，”洁淼睨了梁霄一眼，给他添了点菜，“听说丁书记这些天也是开会、熬夜，连家也不回。我也说他老伴了，身体是本钱嘛，哪能让他这样拼命？唉，听他老伴说，他近来心情不好，有人到处收集这儿盲目投资和浪费的材料。谁都知道，把‘南化’抹黑了，地委这几年抓工业的成绩也就给否定了。你得小心点，‘南化’垮了还行？这不是要出丁书记的洋相吗？要是丁书记坐不住了，对咱们……影响可就大了。”

梁霄心里突然像塞了一块石头。他抬头看着文洁淼，她还不老，容颜保养得很好，像只有三十几岁，皮肤白皙，躯体还像过去那样轻盈和充满弹性，嘴唇和胸脯蕴含着烫人的热情……这就是当年和他一起在山野里找马齿苋充饥的小姑娘吗？他凝神望着文洁淼，寻找着，比较着——她的确还像过去一样爱自己，可是，心灵呢？还能像过去那样相通吗？

“你怎么老这样看着我？我可没什么好看的，老了。”她嗔怪地瞟了他一眼。

“我又想起了那些马齿苋……”梁霄感慨地朝那碟香滑可口的韭黄看了一眼。

“你在说些什么啊？”——她竟一点儿印象也没有了！她只顾想着自己的心事，马齿苋竟在她的脑子里唤不起联想和回忆！梁霄的心突然一沉。文洁淼没有觉察到他的不快，仍然沉浸在自己的伤感之中：“三十多年了，别人都说我们生活条件优越，可谁知道我的心？看着别人夫妻恩恩爱爱地过日子，可我——”她突然抬起头，满眼噙着泪水：“咱们都老了，再也经不起折腾了，我现在只指望……”她没有说下去。梁霄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，可又不知说些什么好。

她指望什么呢？指望给她温存、幸福？哦，她这辈子是不幸的，应该好好体贴她。梁霄望着文洁淼，她慢慢地闭上眼睛，把脸轻轻贴在他的肩上。他脑子里突然闪出一个念头：

“应该告诉她！”

多少年了，他身边没有一个可以分忧的贴心人，他把多少要说的话都泯灭在内心感情的波涛之下。他一直在等待着、盼望着……现在，她回来了！梁霄双手捧起文洁淼的手，轻轻地抚摸着，苦笑了一下。

“洁淼，如果说老丁的日子不好过，那我比他更不妙，你还不知道——我这个厂长可能当不长了！”

文洁淼浑身一震：“你疯了？开什么玩笑——”

“真的，你听我说，省里开始调整工业布局、压缩基建项目了。今天省工作组开座谈会，收集了不少反映，看来‘南化’得下马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文洁淼站起来，“这不是成心要拆丁书记的台吗？你得给丁书记通通气！”

梁霄脸上的肌肉遽然抽搐了一下，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，像是第一次认识似的，嘴里轻轻吐出一句话：

“这，老丁知道，在会上和他唱反调的也有我。”

“啊——”文洁淼惊叫一声。梁霄拿起桌上那瓶威士忌，苦笑着掂了掂：

“昨天晚上，我就跟老丁争起来了，吵了大半夜……”

“你……你……”文洁淼再也说不出话来了，她瞪着失神的眼睛，慢慢地坐到椅子上。

四

一片玫瑰色的晚霞，悬挂在车窗上。

“哎，真好看！”女司机文晓欢叫一声，打断了梁霄的沉思。他悄悄端详了一下文晓，突然发现，这姑娘的确很像自己——眼角稍向上挑，笔直而略长的鼻梁，上嘴唇很薄，下嘴唇却稍厚些……性格呢？只有一点几乎是和他相同的：过分的执拗。其他方面差异可就大了，他尽管胸中翻腾着炽烈的火焰，脸上却像一块冰。目光是深沉的，深沉得使不了解他的人乍一看还以为这是一双迟滞无神的眼睛……而她呢？率直得惊人，嘴巴快得像把刀，活泼得像林中鸟。可惜她的思想被污染了，连那使人听来像唱歌似的声音也是灰暗的，真使人担心。

汽车开出省城后不久，文晓把住方向盘，首先打破了沉寂：

“喂，厂长，知道吗？人家都笑话你呢——到省里开会，来回都坐拉货的解放牌！”

梁霄转面看着她秀气的脸，不禁动了感情：孩子，被人笑话我经受多了，算不了什么。但是你该叫我爸爸，你是我的女儿啊！“厂长”这个词，像咫尺天涯，把我们之间的父女亲情分开了。

“你为什么这样傻？还是个当官的呢！把小车卖掉，你不坐不打紧，害得我这小车司机调到这里要改开大车，连妈妈都说你——”

“哦，说我什么？”梁霄两眼盯住车窗，不动声色。

“说你是天字第一号的大傻瓜！本来在厂长楼住得多舒服，你非要让给那几对无房结婚户，你以为这一让其他当官的就会学你？不恨死你才怪呢！叫我妈这个行政科长也不好当。”

姑娘的话像一根针，扎进梁霄的耳朵里。

那是他初到“南化”的第三天，一个人被安排住进了厂长楼，四房两厅。晚上他正要睡觉，突然，电话铃响了，值班的陈副厂长报告：厂里发生了殴斗事件，护厂班的人被打伤了！他马上蹬车赶去，一查竟是这么回事：护厂班在工地上抓到一对正在睡觉的青年男女，不由分说要送保卫科，不料那个男的突然像狮子似地咆哮起来，护厂班的人给了他一巴掌，他却一连打倒了三个。闻声而来的工人，反倒同情他。原来，这是一对结婚三个月的新婚夫妇，一直分不到房子。这种情况，据说全厂有好几对。有两对，甚至干脆拉上一块布，住在同一间工棚里……

第二天，厂长楼那套最好的单元房让给了五户无房的夫妇。失眠了一夜的单身汉厂长，在办公室搭起了床铺——他受到了赞扬和尊敬。然而，也听到些叫人寒心的奚落和嘲笑。想不到，她们刚来就知道了这件事，而且，会这样想，这样说……

汽车拐了个弯，晚霞又重新出现了，像一团一团红色的珊瑚礁，有几团还镶上了璀璨的金边。人生在暮年将至的时候，也会出现这样美的云霞吗？复婚——重建一个温暖的家庭。这个破镜重圆的家庭已经只隔一臂之遥，然而梁霄却预感到它在那里停住了：他一再使文洁淼失望！她曾在言谈中暗示过，她很中意那栋靠近市区的房子，尤其欣赏那个树木葱茏的庭院……他没有往心里装。难道二十多年岁月的风雨，真会在他们之间冲蚀出一道无形的沟堑？要填平这道沟，需要些什么呢？房子？安逸？权力？他似乎都能伸手拿到。可是，他能随便伸这个手吗？

也许，并不存在这条沟？他们共过患难，虽然后来被迫分离了，但她的心仍然装着他，她是通情达理的，她爱的是他，而不是房子，或者其他什么东西……

一声尖厉的喇叭声像一把利剪把梁霄的思绪剪断了。文晓把车头往路边一偏，一辆乳白色的小“上海”飞快地超到前头，文晓快活地叫起来：“丁伯伯的车！”说着，用手按了两声表示友好的喇叭，可是小“上海”没有理会，一个急转弯，消失了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